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科主任李雁：

医 者 仁 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精彩人生

15年前，当时还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的李雁博士，发现了腹膜癌这一国内医学空白。直觉告诉他，展开相关研究将对癌症病人大有裨益。李雁开始翻阅大量国外文献，无意中为国内腹膜癌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这扇窗，让李雁率先透视到国际腹膜癌领域前沿，也让全球同行的视线转向了中国。“2020年，国际腹膜癌大会确定在北京举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科主治医生张彦斌告诉记者，大会主持人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科主任、肿瘤中心副主任李雁。“这意味着，我国腹膜癌研究水平已与国际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超前。”

上图　近两年半内，李雁（左一）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的腹膜癌手术超过350例。　李华林摄

下图　在业内，李雁（右一）被认为是我国腹膜癌诊疗领域的领路人。

探索者

在业内，李雁被认为是我国腹膜癌诊疗领域的拓荒者、领路人。国内有关腹膜癌的研究论文、著作90%出自李雁课题组，他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腹膜癌诊疗中心，是国际腹膜癌联盟13个常委中唯一的中国常委，主持制定了国内首个腹膜癌诊治专家共识……

与胃癌、肠癌、卵巢癌等常见癌症相比，腹膜癌过去不被人所知，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且发病率不低的癌症，我国每年新发病例达数十万起。

“腹膜癌病人中少部分是原发癌，大部分是胃癌、结直肠癌、卵巢癌等癌症转移至腹膜而来。”李雁说，也正因为如此，长久以来我国并没有“腹膜癌”这一说法。直到现在主流看法仍是把腹膜癌视为癌症的晚期或终末期表现，通常是保守治疗，即使是外科干预，也仅是姑息性减症手术，不主张积极治疗，病人很快走向生命终点。“我们常常听说某个病人做了开关手术，可能就是因为肿瘤长满腹腔而无法手术。”

虽然腹膜癌治疗难，但并非不能治。在国际上，经过30多年的研究，国际肿瘤学界已经认识到，腹膜癌不能一概归为是癌广泛转移，它是一种区域性癌播散。对于部分经谨慎选择的病例，积极的综合治疗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发展，还有可能达到临床治愈。

15年前，李雁打开了腹膜癌研究的窗口。但一种治疗理念、一门医学技术想要成熟落地，还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当时，包括他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内的国内各大医院，都没有成立独立的腹膜癌科室，更没有专业的腹膜癌团队，这也让国内的相关研究始终难以突破。

2003年，李雁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腹膜癌诊疗专业学组，带领团队展开协同攻关研究，建立腹膜癌综合诊治技术体系。具体来说，这项技术体系主要通过血肿瘤标志物、三维增强CT、全消化道造影3种方法定性和定量诊断腹膜癌。“腹膜癌多是由其他癌症发展而成，如果不经过肿瘤学系统训练，很难早期诊断出来。”李雁说，通过增强CT，利用正确的检测方法与分析方法，能够较为精确地诊断腹膜癌，降低患者医疗费用。

对于腹膜癌治疗，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一套成熟的“肿瘤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综合技术。简单地说，这套技术就是先通过肿瘤细胞减灭术切除肉眼可见的病灶，再通过腹腔热灌注化疗清除微转移癌和游离癌细胞。欧美国家、澳大利亚、日本等已将其作为腹膜假黏液瘤等的标准治疗，并成功救治了成千上万例腹膜癌患者。

2003年，李雁将“肿瘤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首次引入我国，结合腹膜癌综合诊治技术，已救治腹膜癌患者近千人，经过治疗的患者最长生存期已超过13年。

最大心愿

“如今，‘肿瘤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在国内已不是新鲜事，很多医院都在做，但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张彦斌说。

肿瘤细胞减灭术有多难？张彦斌给记者解释：“腹膜在人体内包覆大部分腹腔内的器官，又薄又韧，要剥离并不容易，不小心就容易损伤到无辜器官。执刀医生需要胆大、心细、手巧。”

科室其他医生年纪轻，经验尚浅，刚上手术台时，看到有些病人剖开的腹腔里全是肿瘤，心里直发怵。“真怕一不小心就损伤了病人的肠子。”张彦斌说，手术关键部分需要李雁教授亲自上阵。“我们就在旁边观摩学习，感叹他的手法真是刀尖上的舞蹈，利落又漂亮。”

手术既考验巧力，也考验耐力。张彦斌计算过，一台腹膜癌手术的平均时长需要10个小时，这在其他外科手术中很罕见。没有人统计过李雁做手术的时长，但近两年半内，他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的腹膜癌手术，就超过了350例。

拥有超群的科研能力和临床技术，奖项纷至沓来。李雁获得了“人民好医生”“荣耀医者之专科精英”等荣誉。他创立的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科，被欧洲外科肿瘤学会授予“欧洲腹膜癌学院中国中心”，被腹膜癌国际联盟授予“腹膜癌国际联盟中国中心”。

虽然荣誉加身，李雁却时刻背负着一副“思想重担”。因为仅仅成立“一流”的腹膜癌科室还不够，他的目标是在国内创建成熟的腹膜癌学科。

一个医学学科想要成长壮大，需要有清晰的学科定位、系统的学科理论、专业的学科队伍和丰富的临床成果。这其中，李雁尤其看重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学科队伍的培养。

“仅靠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后继乏人，腹膜癌研究就没有前景，有可能走到一半就停滞了。”张彦斌说，李雁特别注意锻炼科室里的年轻人，尽量提供独立手术机会，鼓励他们开展学术研究，平时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帮助他们逐字逐句修改学术论文。

2016年，李雁领导的腹膜肿瘤科被认定为北京市唯一的肿瘤深部热疗培训基地，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基地培训，培训的第一件事就是临床手术。“先完成100台手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李雁说。

除了高强度的基本功训练，培训期间每位学员还要交两篇论文。“现有的技术要做到优秀，在技术上开展理论探索，提炼成思想，思想才能决定学科走多远。”李雁将自己这套培养人才的理念称之为“定制化的精英培训”，旨在培养腹膜癌行业的精英医生。

就像独木再茂盛也不能成为一片森林，必须要众多树木独立生长，又根脉相接。“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我希望骨干的能量最大化发挥，让学科力量更强，为更多患者服务。”李雁说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结下缘分

刚满52岁的李雁，近两年时常感到时间在飞速流逝，每日行程忙碌。早上5点起床，改改学生的论文，晚上基本要12点才睡。周一、周四上午是专家门诊时间，每周至少4台手术。

1月22日，早8点，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科门诊室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李雁身着白大褂正给病人看诊，两条粗黑的眉毛挂在脸上，目光炯炯。

看李雁门诊，几乎让人忘了来就诊的患者都是身患重疾。他和每一位病人都很熟络，记得对方的姓名、病情甚至住址。问诊的内容也事无巨细，具体到昨晚吃了多少米饭，几种水果，哪些蔬菜。

慕名而来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其他医院推荐过来的腹膜癌患者。

王维令的母亲去年在大连确诊为原发腹膜癌，因为当地医院无法确诊，王维令上网搜索到李雁，随后陪母亲来京寻医。经过“肿瘤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手术和6次化疗，如今王维令的母亲已康复如常。

70岁的刘惠美去年被确诊为腹膜癌，辗转几家医院都宣告不治，最后在病友的推荐下，来到北京世纪坛医院。去年7月份做了手术，目前还处于恢复期。开始她是坐着轮椅来医院复诊，慢慢病情日益好转，现在复诊已是行走自如了。

1个小时，人来人往好几拨。为了节约来回跑厕所的时间，看诊期间，李雁不喝一口水。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多结束，他一共看诊30多个病人。但一天的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下午还有3台手术等着他。

从医20多年，李雁已经习惯了如此紧张的节奏，认真接待每个病人，注重患者体验。刚当外科医生时，为了让患者更了解自己的病情，他尝试自己画出病情图给患者讲解，发现效果不错，不知不觉他竟然画了上万张“病情草图”和十几本“病情分析图”，如今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因为职业原因，李雁和不少病人结下了缘分。10年前他救治的一位病人，康复后每年都会去武汉看望他。前年，李雁来到北京，这名病人也专程追到了北京来看他。

李雁坦言，多年来这种从医的成就激励着他不断探究治癌的新方法。“但癌症是全球性难题，目前没有根本解决办法。作为医生，我们的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去延长病人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最美基层干部

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党委书记仇锁忠：

让父老乡亲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每天早上7点20分，仇锁忠都准时走出家门，来到不远处的窦店村委会上班，风雨无阻。

从村办餐饮企业的厨师长，到农牧工商总公司经理、村党委书记，北京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土生土长的仇锁忠早已成为村民的“主心骨”，从全村的大事儿，到老人孩子看病上学的小事，他件件放在心头，把全村人的心拢到了一起。

窦店村位于北京西南38公里处，宽敞平坦的乡村柏油路与高速公路无缝衔接。这个6.188平方公里的村子，有村党委、村委会和农牧工商总公司三套班子，汉、回、满、蒙古各族村民2100户共4410人。

上世纪80年代，窦店村率先实现农业全过程机械化，18家村办企业发展迅速，村民“离土不离乡”即可就业。九十年代末，村集体企业经营整体下滑，仇锁忠管理的两个村办餐饮企业，效益却连年增长。1997年底，30岁的仇锁忠挑起农牧工商总公司经理的担子，2000年又接任村党委书记。村集体经济的“二次创业”是他要抓的头等大事。

“集体经济要发展，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农业和畜牧业是窦店村传统优势产业，经过深入调研，敢想敢干的仇锁忠提出“以商带牧，为牧而农”的发展思路，注册了“窦店”商标，打造饲养、屠宰、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村里4000亩良田，除1500亩培育优质籽种外，全部种上了花卉、苗木、黄金梨。

针对良莠不齐的村办企业，仇锁忠果断砍掉一批微亏企业，采取公开招标、租赁、买断、合资入股等形式改制，实现多种经营。大刀阔斧的改革，终于取得了喜人的成果。集体净资产翻倍增长，村集体经济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作为村集体经济“领头羊”的窦店车业集团，如今已成为年营业收入超10亿元，集整车销售、配件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卡车销售公司，业务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陕西、青海、新疆7个省、自治区。

“村里的大小事务，最终决策在村党委会。这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周全，还得有预见性。”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喜欢到企业搞调研、在村里转一转的仇锁忠，带领全体村民把不少新想法新思路变成了现实——

率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规范管理土地使用，得到规划国土部门批准；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资产实行会计集中办公和委派制，避免集体资产流失；注册窦店村投资管理公司、小额贷款金融公司……

2012年窦店村正式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历经两年，完成原组织成员的补偿费清退工作。2014年至2016年股份分红总额2186.4万元，年均增长10%以上。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不仅让窦店村的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确保有就业愿望的本村人100%就业，还吸纳周边村镇约3000人就业。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环境中，窦店的“腾笼换鸟”也在悄然展开。“长痛不如短痛，在保证生态降低能耗的前提下，提高科技含量。”近几年，窦店先后退出了水泥构建厂、砖瓦厂、彩钢厂；引入药物研究院，清真食品厂；合理集约利用土地，砖瓦厂土地上建成了现代化工业小区，引进多家现代化高新企业入驻。

目前，窦店村已发展到50多家企业，形成了生物医药、车业、畜牧业、新兴工业四大产业集群和优良籽种、苗木花卉黄金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三大农业园区。

2016年，窦店村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26.8亿元，人均纯收入实现26521元，上缴国家税金1.4亿元，各项经济指标逆势上扬。在抓好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窦店村建成了多个现代化小区，使大部分村民住上了楼房。

村里先后投资上亿元，硬化了全村大小胡同，改造了低压输电线路；对3000多米排水沟实行了全封闭防渗漏治理；建起了沼气站和供水厂；老年活动中心、街心公园、门球场。此外还建立了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助制度，优秀大学生奖励制度，党员爱心互助基金。

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让窦店村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带头人”仇锁忠也先后荣获北京“五四”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如今，已是知天命年龄的仇锁忠，仍在为窦店村奔忙。他告诉记者，每天的工作确实很辛苦，但就是离不开。他最大的愿望是让父老乡亲的日子越过越好。

仇锁忠（左）调研格瑞托普蘑菇厂。　（资料图片）

春运人物

两代黄河守桥人

本报记者　齐 慧

禹门口，又名龙门，为黄河晋陕峡谷的南段出口。严冬腊月，奔涌的黄河水仿佛凝固一般，全是冰凌。冰凌之上，两条铁路桥“飞架”东西，把两座雄踞高岗之上的老城紧紧连在一起，再续“秦晋之好”。此景如同那句歌词：“河这边，陕北腹地民歌悠扬；河那厢，黄土高原地老天荒。”

一座老桥一座新桥横跨黄河两岸，交相呼应。老桥，是1979年建成使用的候西线黄河铁路大桥。新桥，则是2015年贯通使用的黄韩候铁路新黄河特大桥。

两座桥梁，两代人日夜守护，只为旅客从这里安全通过。他们中有山西人也有陕西人，最远的青工刘昱家在咸阳，距这里有300多公里的路程，一趟单程要5个多小时。

第一代看守工有4人，平均年龄55岁左右，常年值守在这里，李春刚就是其中之一。

李春刚，53岁，大荔人，来巡守班之前，他当过兵。今年2月1日零时，李春刚像往常一样，带着提前准备好的检查锤、手电筒、信号灯、道尺等工具，走出守桥房前往作业点开始巡查。巡守工每班一人，工作8小时，需要在桥上巡查4次。

李春刚首先查看钢轨上的温度计，零下15摄氏度。之后，他一手拿着长柄检查锤一手拿着记录本，时不时弯下腰“咣咣当当”敲击着螺栓等零配件，用石笔熟练地在钢轨上画“×”作标记，再往本子上记录，从桥东检查到桥西。一趟下来，他的睫毛结了薄薄的冰碴，安全棉帽上也挂了一层白霜。李春刚说，如果敲击后发出“夸夸”的声音，就表示螺栓松动了，必须马上复紧。发现高强度螺栓、钩螺栓有折断，也要及时更换。

返回时，李春刚再用扳手拧紧或更换刚刚标记过的螺栓。寒风中，他持续弯腰用力地拧，但扳手拧动的力量还是大大减弱。据粗算，巡守工每次巡查，光弯腰动作就要重复2000余次。加之当地气候潮湿，几十年下来，看守工们大都患有风湿性腰腿痛。

“夜间最担心的就是有大风，这里是黄河风口，风力最大达到12级，今天的风不算太大，也有8级左右。”李春刚说，他已经有3个安全帽被风吹进黄河。李春刚这趟巡查新老两桥，共耗时50分钟。

待桥上全部设备巡查完后，李春刚同交接班师傅一起回到巡守房，整理了巡查情况，在交接本上签了字。此时，一个班的巡查任务圆满结束。

除去日常看守外，桥梁的养护维修主要由年轻一代完成。“上下桥梁是重体力活，年轻人有体力。小屈现在已经是我们工区工长了。”李春刚说。

李春刚所说的小屈，是一名叫屈马博的“90后”青工。禹门口桥隧工区除去4名守桥人外，还有9人，全部是“90后”。春运期间，这些年轻人除了要对隧道打冰、整修桥隧设备外，还要对两座黄河特大桥做细致的检查。

进入2月份，这里基本每天都是9级以上大风。记者艰难地登上了黄河大桥，寒风凛冽，瞬间感觉脸颊火辣辣针刺般疼痛。“大家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帽，再相互检查一下。作业时，身体如果有不舒服及时跟我说！”10分钟后，确认大家准备工作无误后，屈马博带领职工，拿着检查锤、尺子、记录本，开始检查设备。当天的作业任务，是对整座桥的梁体和支座做全面检查。

屈马博同一名青工首先检查桥面部分，他们缓慢地爬上30米高的检查梯，拿起手工检查锤在梁体上敲击，重点检查连接杆件、铆钉等是否出现锈蚀、断裂情况，观测梁体部分有没有裂纹。“冬季上检查梯，要注意安全，前两天刚刚下过大雪，钢结构桥梁容易出现结冰情况。”屈马博告诉另一名青工。

检查完桥梁上半部分，青工们通过垂直的检查梯，下到桥梁下部，屈马博把人员分成两组，分别对活动支座、梁心活动杆件做检查，查找有没有梁体裂纹、蜂窝、麻面。支座所处位置狭小，只能侧身趴着用检查锤敲击每处螺栓，查看是否松动。如此，一个班下来，累计敲击螺栓约1000余次。

检查完老桥，青工们便向旁边的新桥出发。春运期间，列车数量增多，桥梁的检查频次也要增多。这样的作业，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反复做。两座桥梁全部检查完毕，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迎着寒风，两代守桥人笔直地站立在铁道两侧，看着K610次列车从身边飞驰而过，开始了2018年的春运征程。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30　印完时间：3:25　本报印刷厂印刷